

风 楼 文 体

文 匯 出 版 社



文化 的 休 闲



北京)

壹
乐山
著

汉语的污染
历史悔罪年
屠杀从自己人那里开始
色情与国情
美国历史传说的真真假假
听风楼里的辛勤耕耘者
白文和我

WEN HUA DE XIU XIAN

阁 楼 文 从

文 化 的 休 闲

董
乐
山

著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季桂保
封面装帧:周夏萍

• 阁楼文丛 •
文化的休闲
董乐山 著

文丛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3,000

印数:1—10,000 印张:6.625

ISBN7—80531—417—9/G · 259

定价:9.50 元

目 录

杂文的终结（代序）	(1)
历史悔罪年？	(4)
为时已晚的忏悔	(7)
杜鲁门投原子弹的是非	(10)
谁的“光荣的终结”？	(14)
二次大战史上一个未解之谜	(18)
美宪法修正案的争论	(21)
文明的终结	(23)
开创全球性的新文明	(27)
版权问题带来的隐忧	(31)
汉语的污染	(34)
与教授共舞	(38)
“克里斯马”说（外一篇）	(40)
“黄色新闻”的由来	(44)

叹出书难	(47)
另一种出书难	(50)
政治上正确与不正确	(57)
自由主义：宽容还是偏执？	(59)
“巴黎烧了吗？”	(64)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	(68)
满纸辛酸泪	(70)
虚构与现实的差距	(74)
格林的《我控诉》	(78)
约翰·赫赛谈当代历史小说	(82)
专栏作家话盛衰	(84)
美国流行小说新动向	(90)
布莱希特的“剽”与“窃”	(95)
贴金学派史学观	(98)
从《霍元甲》到《第一滴血》	(103)
美国历史传说的真真假假	(106)
屠杀从自己人那里开始	(109)
剑桥五君子与克格勃	(112)
贤内助与女强人	(116)
冒险家和尚并不风流	(119)
闲话皇帝	(122)
镀金的辉煌	(126)

为“打官司”叫好.....	(129)
何必再等五十年.....	(133)
留学生文化侧窥.....	(136)
愿者上钩.....	(139)
鸟枪换炮有感.....	(143)
懦夫，你的名字是.....	(147)
色情与国情.....	(150)
也谈文人下海.....	(153)
何必“苦恼”.....	(157)
九斤老太爷的感叹.....	(160)
关于回忆录之类.....	(162)
记姚师莘农.....	(165)
读巴金萧珊《家书》有感.....	(168)
听风楼里的辛勤耕耘者.....	(171)
衰老成之凋零.....	(177)
巫宁坤教授的一滴泪.....	(183)
梅兰芳的翻译家儿子.....	(185)
一位外国“遗少”.....	(189)
白文和我.....	(192)
战争的年代的延迟反应.....	(200)
我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文艺活动.....	(204)

杂文的终结

(代序)

这个题目是借来的。十几年以前，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写过一本书叫《意识形态的终结》，几年前又有国务院一位日裔研究员法朗西斯·福山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的终结》。他们讲的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要把他们的意思说清楚是很费唇舌的事，不是一篇千字短文所能做到的，所以这里就不去说它了。但是看来用“终结”做题是一种流行的风气。我在这里借用了他们的题目，说自己要说的话，也就是套用中国一句老话：“措题发挥”一下。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题目要说的话想必就是五十年代之初的一场争论中已经说过的话。当时文坛上曾经有过一场“杂文的时代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的争论。结束论者认为如今已不是杂文的时代。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里，有什么意见尽管直截了当地提好了，完全不需要鲁迅的隐晦笔法，因为转弯抹角、冷嘲热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不是对自己人的善意批评。这么一来，就牵涉到立场问题这个大帽子，有谁还敢说个不字呢？接着而来的几次

运动，棒子和棍子几阵乱舞，杂文的命运更是奄奄一息，只能在“秀才”们手中才有略展身手的机会，但实际上已成为他们手中的棍子，完全不是针砭时弊的舆论工具了。

改革开放以来，杂文的命运呈现了转机。不仅一般报纸副刊或文学期刊上时有杂文发表，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的杂文刊物，表面看来似乎颇为热闹。但是你若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仿佛是十几年的一贯制，写来写去就是这几个题目，不是在故纸堆里找贤君良相，就是借古讽今，很像报上读者来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非等到电视曝光后市长区长亲自过问才派人来解决，否则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群言》去年 11 期有篇杂文中提到公费吃喝问题，据说对这事已发文件有 36 个之多，结果怎样呢？越吃越凶！1992 年仅上海市就吃掉 100 亿，全国突破 1000 亿，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连中央的 36 个文件都管不了一张嘴，报屁股上的杂文就更甭提了。其他如农村开白条、绿条，拖欠教师工资，中央文件和报纸评论都三令五申而仍拖延不解决的事例仍时有发生。积习之深，恐不是“朝令”就能“夕改”的，你在报屁股写篇豆腐干大的杂文管什么屁用？于是，我遂有了借来的题目，作为本书的序言。

或许有人会问，你既然已经宣告杂文的终结，那么还写这些报屁股文章作甚？这说明你还没有大彻大悟，看破红尘，或者还像潘朵拉的盒子那样仍藏着对人性的希望。不过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这个集子里的东西如果还可以称做杂文的话，只是内容庞杂而已，与一般概念中的杂文已相去甚远。至多只是借题发挥，即借别人的文章，浇自己的块垒，这说明修养还没有到家。但愿有一天能达到

炉火纯青，与世无争的境界，要写文章，也只写些身边琐事，或者感花伤月一番，赶一赶时下流行的“休闲文化”的时髦，而现在这些短文如果够得上充作“文化的休闲”就幸甚幸甚了。

原载 1994 年 9 月 15 日《武汉晚报》

1995 年 10 月 8 日改写

历史悔罪年？

1995 年似乎将以悔罪年载入史册。先有德国总理科尔，后有日本首相村山，为二次大战中，德日两国所犯的罪行作了道歉（尽管村山的道歉还有些支吾其词，而且仍有日本内阁阁员前去靖国神社参拜战犯“亡灵”，还有新上台的大臣仍公开否认侵略行为，但是道歉总比不道歉好），又有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越战决策错误的检讨。如今，在教皇保罗二世为罗马天主教会在二十世纪面对纳粹等极权暴政，没有勇气保卫人权表示遗憾之后，又有美国两大新教教会在各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污点，也掀起了一阵“悔罪”之风。时间虽然晚了一百多年乃至四百多年，但其影响恐怕要大过和深过前面所述几桩。

先是在全国共有五百二十万会众的美国福音派路德教会（中国宗教界旧译“福音信义会”）在去年 4 月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公开为其奠基人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写的一篇文章中的反犹攻击表示道歉。原来这位宗教改革家在四百五十二年之前写的题为《论犹太人和他们

的谎言》的文章中竟然说“历史证明，你只能把这个民族看作是罪证确凿的谋杀先知们的凶手和反对上帝真言者的民族”。他并且建议要烧毁犹太会堂，不许犹太教士讲经，如有违抗，一律驱逐出境。看来日后希特勒的德国的反犹主义是有宗教根源的。如今路德教会公开承认，马丁·路德的这些反犹言论对后代贻害无穷，纳粹政权给打倒了，但时至今日教会中仍有人在援用他的这些话来散播反犹偏见。

但是长期以来，路德教会对这篇东西一直保持缄默，在大多数教徒中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是赞成路德的反犹观点，还是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旧金山路德派神学院院长提摩太·路尔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明了保持缄默的原委是：“你如果把它收进（教会文献），你就等于是批准它；你如果不收进去，又像是掩盖。”左右为难，只好当它没有这回事。

到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普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而基督教坐视不救进行反省的气氛下，美国福音派教会中的有识之士终于坐不住了，在他们的努力下，教会对于四个半世纪以前他们教派的奠基人的反犹言论作出了公开道歉。这种勇气诚属可贵，但也带来各种不同的强烈反响。许多教徒觉得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因此感到愤慨；还有一些新改宗的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一个有这样背景的教会而产生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就是在犹太教徒中间，也有人对这道歉是否有诚意表示怀疑。为此，美国有些地方的路德教会和犹太教会还举办联合礼拜，共同检讨路德的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在芝加哥举行的那一次，情景甚为感人：当地路德教会主教和牧师站在犹太

会堂门前的石阶上，当众宣读教会的道歉声明。但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宗教偏见和感情的对立，不是一纸道歉所能弥合的。就在这次联合礼拜之前两天，路德教会的大门前还被刷上了两个大字。

在南方，另外一个新教大派别、拥有一千五百万会众的南方浸礼会今年6月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一次有两万会众参加的大会，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为他们的蓄奴和种族主义的历史作出集体道歉。在美国，浸礼会原本只有一个，但是到了1845年，在南方的浸礼会教徒由于支持蓄奴制而与北方兄弟分裂，另立门户。今年恰逢创立一百五十周年，据起草决议的吉尔·亚伦牧师说：“我们是在罪过中开始的。在蓄奴制中，我们需要解决它。”他又说：“我们开始（自立门户）并不是因神学观点不同，而是因为蓄奴制。”话是这么说，但蓄奴制的基础种族主义并没有随蓄奴制的废除而匿迹。尤其是在一般会众中间，还有人认为“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为自己的祖先在1845年干的事情而悔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事情总有了开头，这是主要的。大会组织者华盛顿大学伊特齐奥尼教授说得对：“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都有黑暗的时刻，南方浸礼会现在所做的，为我们的社会创了很好的先例。”

1995年7月9日

为时已晚的忏悔

关于越南战争的是非与得失，近三十年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是有争议的。当初战火正烈时，美国国内青年的反战浪潮，曾经引发过社会的大动乱和大分裂，至今创痕未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主持这场战争的主要谋士、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任上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却始终三缄其口，不置一词，直到他今年已届七十九岁高龄，才终于打破二十七年的沉默，出版了他“原来决不打算写的这本书”——《回顾：越南悲剧和教训》。

回想起二十三年以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出类拔萃之辈》的书（我国也有译本风行），把肯尼迪手下的麦克纳马拉为首的一批年轻谋士吹嘘得天花乱坠，仿佛个个都是天才神童。但就是在这批智囊的手里，美国在朝鲜战争没有得手之后，又在越南打了十一年的硬仗，牺牲了五万余名美国青年，最后以撤军收场，倒是给收拾残局的基辛格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麦克纳马拉卸去国防部长一职以后，一直没有对他

可以说是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第一场在国外失败的战争做出什么交待。他不事声张地在世界银行任职一十有三年，有人说他是以拯救第三世界的生命来赎越战的前愆。这话未免说得太天真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地造福于第三世界的平民，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地落入了当地大、小霸王的私囊，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跨国公司制造赢利生财的机会，恐怕身任行长一职、素以电脑式头脑擅长统计数字的麦克纳马拉也难道其详。

照理说，在韬光养晦这么久之后，到了耄耋之年，麦克纳马拉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讳言的了。他在书中承认越战是一场“错误的、极端错误的战争”，并且列举了“造成我们在越南的灾难的十一个主要原因”。十一个！真不愧他的统计头脑。但是却没有一条是切中要害的：自从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以遏制国际共产主义扩张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以致错把一场谋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当作了苏联势力的扩张。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后提出来的：“如果南越丢失给共产主义，接下来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就要一个接一个倒下，这将危及缅甸、印度、印尼、菲律宾，最后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导致核武器毁灭世界文明。”

麦克纳马拉在书中还假惺惺地说，他早在 1967 年就试着劝说约翰逊不要再派军队去越南，他既已知战争没有前途，为什么他仍不遗余力地坚持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呢？说他这一番表白是假惺惺的，一点不以为过。

难怪《回顾》出版以后，并没有造成好评如潮的效果，相反的倒是引起一片批评的浪潮。而批评最烈的，倒不是保守派人士，恰恰是自由派中当初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麦克纳马拉的吹捧者哈伯斯泰姆，他大骂此书“迹近犯罪”，而写此书的人，“自我分裂，执迷不悟”。到底是他感到了被麦克纳马拉出卖（麦克纳马拉在书中引了一长段反对美军撤出的话，就出诸哈氏之口，麦克纳马拉还话中带刺地说：“不过要为哈伯斯泰姆说句公道话，他当初表示的鹰派观点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新闻记者的意见”），还是他如今仍坚持原来立场，那就很难说了。不过他当战地记者时所服务的《纽约时报》倒来了一个 180 度的态度转变，从当初在社论中称这是“一场我国不能退避的斗争”，转变到今天在社论中讥嘲麦克纳马拉流的是“隔年陈泪”，应受“国人在道义上的同声谴责，永不宽恕”，甚至赞扬“另外一批英雄——成千上万的学生们以高呼‘不，我们不去！’的行为使全国恢复理智”。但是，《纽约时报》的眼泪像麦克纳马拉的眼泪一样，未免流得太晚了。当年陈尸在海外异国他乡的五万多美国青年在地下不知有无被出卖的感觉？受人尊敬的《新共和》杂志作家米基·考斯问道：“本世纪中有哪个美国人干了比麦克纳马拉为害更烈的事？”其实造成越战错误的，何止麦克纳马拉一人而已，但晚承认总比不承认为好，痛痛快快承认总比遮遮掩掩承认为好，怕只怕犯了错误至死不肯承认以至死后鞭尸，岂不更糟！

1995 年 8 月

杜鲁门投原子弹的是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五十年，关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争论仍在继续。设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在5月初引咎辞职，因为他布置了一次广岛被炸的展览会，片面突出了轰炸的负面意义而引起舆论大哗，尤其是引起了太平洋战区的二战老兵的反感。这一事件重新燃起了这场争论的死灰：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是否有必要？杜鲁门政府作此决策的动机是甚么？

近年来美国史学界翻案之风甚炽，对于历史上，特别是二战史上，一些重大事件都有人在作新的评估，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无其事（！），邱吉尔对德宣战是否明智等等，广岛原子弹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此次借史密森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开展览会之机，由所谓修正主义历史学派所提出的否定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作用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此举是出于种族主义的动机。理由之一是，它没有对德国投掷原子弹；二是它只考虑到登陆日本本土会给美军造成的损失，而不顾原子弹会对日本人民造成的

097748

伤亡。

其实，所谓种族主义的动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因为原子弹是在德国投降后才研制成功的，还来不及投在德国上空，此其一。而且盟军对德累斯顿不是也进行了狂轰滥炸？这同样造成了德国平民的极大伤亡，并没有把德、日法西斯分甚么彼此，此其二。战后确有不少人批评对德累斯顿轰炸之不人道，但是他们怎么不批评当初德国对伦敦和考文垂的连续狂轰滥炸呢？这就像口口声声说广岛死伤二十万，而无视甚至否认南京屠城三十万一样。当然，这么说并不是为原子弹辩护，作为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作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原子弹和氢弹以及一切其他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如生物、化学武器，都应该严加禁止。但是战争根源一日不除，这种武器是无法根绝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当初杜鲁门或者说美军最高统帅部是怎么作出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原子弹的决定的。据5月间由美国王冠出版公司出版的《进军命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未经披露的内情》一书的作者布鲁斯·李最近撰文披露，他查阅了不久以前解除机密的文件“神奇”密电摘要（这是美国截获日本外交电报通讯的纪录的代号，德国部分代号为“超极”），除了减轻美军伤亡以外，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促使战争早日结束，还有其他的原因。

当时这些代号为“神奇”的截获电报只送美国六位最高决策人阅览，他们是罗斯福总统（后来是杜鲁门）、国防部长斯汀生、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其中对决策起关键作用